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版



分售處

韓昌黎尺牘 一冊 一角
柳柳州尺牘 一冊 一角
歐陽修尺牘 一冊 一角
蘇老泉尺牘 一冊 一角
司馬溫公尺牘 二冊 二角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呂東萊尺牘卷下

與周丞相子充

某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迺邁為天台鴈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遊。須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閉門却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款奉燕談。每深浩歎。邇來日用踐修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渴。不勝係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會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問否。近偶作哭芮丈十絕。向來欲出數語。中間憂制。故迺邁至今。詩初非所習。正以其往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耳。亦謾錄呈。

又

比聞趣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情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猶不能不為善類賀也。深誠體國。蓋有自來。竊想徒御既次近道。導迎善氣。合和朝廷。乃衆正所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遍筭。累年於此。計必有以處此矣。某闔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比屬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為書丹。其子欲求碑額於門下。君舉與其子。旦夕自專拜書矣。

又

靈洞雖得一日之歛。然猶恨倥偬。所欲言者。不能展盡。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與善類同慶。以

久屏居。不作都下親故書。無由貢問。便中共被手教。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惕既定。終日蕭然。乃無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樂也。舍弟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詳。皆已敬采。銓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挈否。為近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為諒也。

又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早寢晏起。隨意翻書。亦粗有以自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它非所及也。邇來寵數頻仍。高懷澹然。亦何足為損益。第治表既見。欣然為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怵然為門下慮耳。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既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迹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謀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又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為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講筵之命。雖慵惰不與世故。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養。為益既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餘蓋未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為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又

又

某屏居粗遣。不足塵矜念。示諭足見警懼之意。然實有裨補。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體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過自退託。則非衆正所以仰恃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過遊天台雁蕩。不勝健羨。一書告為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子澄待命公車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傷事體。若濡滯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處之。為善。

又

某屏居粗遣。一夏別無出入。閉門讀書。足以自娛。他無足云者。子澄遭憂。甚為之駭痛。盛暑遠歸。不至成疾否。慰疏欲乞附廬陵專使。蓋婺女絕難得便也。唐與正喪母。亦方兩日。可傷。鄭景望之去。邦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補。第未知處之何如耳。朱元晦久不出。勢難即起。若再三敦迫之。恐亦不得而辭也。魏元履恤典。鄭鑑召試。皆所未聞。此數事駸駸有陽復之漸。竊計彌縫調護之功多矣。於此倍須愛養。正警懼之時也。

又

某屏居粗安適。日來讀書。視舊頗不鹵莽。若得十數年休暇。無他病撓惱。於句讀訓詁間。或粗有毫分之益也。祠祿至十二月初乃滿。冗食官舍。甚覺不安。若自此後得一兩任。則南畝鉅積。亦可供伏臘。便不須仰祿矣。惰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丈猶在朝。為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書。念之每往來。

於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熟。為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他。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稟耳。

又

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猷出推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稟。復求祠祿。實由向來一出。講論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艱難。讀書方似粗有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驅之遽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名在仕版。身非已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所聞。數日間。頃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須過此。迺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丈所遣送堂帖。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為白諸公。并及行期曲折。幸甚。

又

近辱教況。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髀。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食。又醫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涸。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卻。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己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來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太疏。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藹然真吉人之言。可為善類賀。令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匆匆拜稟。他祈厚為斯文。宓重。

又

某積疊所鍾。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為懷。病中復遭此戚。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撐柱。恐遠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遂逾許久。惓惓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茲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誨諭。深所降嘆。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幕下有沉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忤。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又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懌。病體幸無他靜。養順聽。胸次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却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天玉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諳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却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他祈為善類護重。

又

某洊辱教況。不勝感慰。春風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故久不拜狀。然惓惓尊仰。則未始忘也。

某病軀羸瘦。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却勝前久。待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為之驚憂。第細觀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尚未申到。猶覲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為人不耐。前此屢嘗箴切之。候有便當委曲曉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又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政。雖為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實難。亦私為公憂之。翟公異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汲汲於自見。苟勿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衆訾。漂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虛懷盡下。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況諸公交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荊州聞已葬。亦嘗有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敘交契。度唯公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他不為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衝暑罷歸。可念。亦是太喜事。不老成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

又

某沈痼。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慣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俱安於蓬蓽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

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毫釐。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覲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之望。李仲信李修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駭可痛。渠平生雖欠琢磨。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邪。客或道王謙仲奏對差彊人意。米葑米菲。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良便。韓文時通問。為況甚安。朱元晦境內大歉。聞告乏於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多踈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又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畀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忍恥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趣過目前為俗。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他人也。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為渠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嘲嘲。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奉祠。自可別給敕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又

某控詞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幕。朝廷之恩意。可謂厚矣。顧目今氣體實不堪涉道。

路謁官長。已上祠請。唯公力為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歉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為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蹣跚。為衆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既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為舍弟致一岳廟。則兄弟所得月米為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干兩事爾。

又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冶之賜厚矣。近書新銜。譙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克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遊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鰥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喻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言也。舍弟岳祠。既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今以劄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又

某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維鈞候動止萬福。某萎痺無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難度。今米價不增。亦粗可隨分支。枉渠雖書癡。近却

肯管家務。不以倉庾氏為憚矣。來諭方議省閑官不欲拈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略參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衆求輻輳之地。會不免有屈意徇人處耳。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展緘猶憮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況他人乎。想見朝煎暮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胸。願公堅守初志。早上聽服下情。消羣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惓惓不能已也。若如莆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覲爭行馬。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他祈為天下壽重。

與鞏大監

采若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問。第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雖於雅志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紓賢縕。此殆未足以久淹遐躅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他事。得以一意繙閱。但無繇時扣誨。蓋鄉風每切依依。某少稟同年歸安丞張體仁志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聞計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卻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他人。哀恫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夙教。若許其從欲以悖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掛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且求退異於進。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 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況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又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以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己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文字。及託舅氏俟有可授闕。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曾嘉量陳一之輩。却皆在前甲。集註罷。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惓惓。賓之常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倥偬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例去也。

又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

割後書當初本擬尊兄在郡。可以日夕啓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最難通。又寮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鈞素易治。丞廳必甚優游。既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文隣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退不己。甚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岌岌耳。

與潘侍郎

叔玠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己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又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游。計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至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俗習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朔望奠禮。納呈。恐或

可資採用耳。與叔志仲昆

又

不意凶變。年家丈奄棄榮養。奉諱悲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迨慕荼毒。孝思奈何。罔極奈何。金華經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浹。殆同戚屬。別去甫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感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為歎服矣。專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闊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又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媿耳。奠居既久。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閑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召。想娶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憚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為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又

比辱教況。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

也。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奪於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免復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他叔昌昆仲當能具道。

答方教授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論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捨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卽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儻可以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為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喻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見乎蒼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蒼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末之學。伊川論語。頗効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

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為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修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貲之貧富。舅姑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納去。更告參考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為道千萬意。

又

某官次粗遣。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却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旣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為學扶樹門閥。此最急務。卽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留為祭酒。士子之衆。近日亦頗有鄉學者矣。

又

某到官累月碌碌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敘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殆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媿情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又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閭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不乏人否朱文再辭諸公不為將上又南康簽判以遲發迂吏罷黜其勢不得不黽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却自穩愜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立宗卿以接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又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却疎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為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魏寺丞國佐

某一病垂死而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